

## 第五十一章 範閑在行動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我為什麼要出手？”五竹其實很少用這種反問的句式，而自從範閑離開澹州來到京都後，他似乎也變得比在澹州時，更加的神秘，竟是一次也沒有和範閑見過麵。

範閑心頭一黯，暗想也對，就算對方是看著自己長大的人，但自己也沒理由要求他什麼，在這個世界上，隻有自己虧欠五竹叔的道理。

五竹聽見他沒有說話，微微偏了偏身子，淡淡說道：“我以前就說過一次，我教了你許多年，費介也教過你，如果你還處理不了這些小事情，那是你自己的問題，不是我們的問題。”

“事後才知道那個大漢竟然是個八品高手，叔你以前說過，我的實在七品，勢在三品，怎麼也不應該是那個大漢的對手。”範閑苦笑著說道：“你說這是我自己的問題，難道你不在意我被別人殺死？”

“你死了嗎？”五竹問了一個答案明顯的問題，難得的第二次反問。

範閑盯著他臉上那塊黑布，倒吸了一口涼氣：“你當時一直在我身邊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那你為什麼不出手？”範閑壓低了聲音，憤怒喊著：“那三個護衛死了！藤子京也傷了！”

“我從來不關心除了你之外其它任何人的死活。”五竹的話顯得很冷漠無情，“你身邊的人都是因為你自己聚攏起來，如果你想操控他們的人生，就必須保護他們的人生，所以這些護衛的生死是你地責任。而不是我的責任。”

範閑再次陷入沉默之中，知道五竹叔說的其實是對的。

“我不能幫你太多。”五竹冷冷說道：“在澹州地懸崖上，我曾經說過，京都裏。如果我在你身邊，會給你帶來麻煩，那是一些你絕對不願意麵對的麻煩。”

範閑苦笑著回憶起了十二歲時的那次對話，當時自己嬉皮笑臉說：“我會保護你的。”但那終究隻可能是一句頑笑話。

“所以你記住，在京都裏，我永遠不會在陽光下站在你的身旁，除非你要死了，或者是...你已經死了。”五竹繼續毫無表情說道。

範閑不明白五竹這樣的絕世強者，還在害怕些什麼，但他聽出了這句話說的斬釘截鐵。毫無商量的餘地，有些黯然地點了點頭。

“有人來了。”五竹很快速地說了這四個字，然後又再一次地消失在黑暗中。

來者是客。卻是範閑此時不大想見到的客人。靖王世子李弘成滿臉陰沉地走了進來，毫不見外地一屁股坐到床邊，壓低了聲音吼叫道：“今兒的消息知道了吧？北齊地使節居然死不認帳，那些激動的太學生險些把鴻臚寺給砸了。”

鴻臚寺是慶國的外交機構，專門負責與北齊，各諸侯小國，東夷之間地文書銀錢來往。還有相關事宜。一聽到鴻臚寺險些被砸了，範閑苦笑道：“這些年輕人也真是夠熱血的，不過...北齊自然不會認帳。不然如果讓慶國百姓確認，敵國竟然能夠派遣殺手在京都裏隨意刺殺，隻怕兩國間會鬧個不停。”

李弘成苦笑道：“已經開始鬧起來了，陛下已經發了明旨，北齊留在燕京的使節已經被趕出城去，連行李都扔了出去。”

範閑嘲笑道：“對付外麵的人，倒是挺快速的。”

聽出他話裏別地意思，李弘成皺眉道：“這幾天一直來看你，你傷勢沒好。所以有些話不方便說。”

範閑歎口氣道：“也不知道是哪輩子虧欠你的，吃頓請，居然會被人暗殺。我入京之後也就結識了你這個熟人，您堂堂世子，說話卻向來直爽，今兒個怎麼吞吞吐吐了。”

李弘成有些自責說道：“這事兒確實怪我，誰也沒想到醉仙居竟然是北齊的暗探。”他略斟酌一下說道：“今日來首先是代表二皇子表示歉意，他原本準備親自來府上探望，但你也知道，最近京裏麵因為你被刺殺地事情弄的水有些渾，所以他也不方便貿然前來。”他苦笑說道：“要知道很多人還在猜測，我與二皇子才是殺你的幕後黑手，隻是為了栽贓給太子殿下。”

範閑似笑非笑地望著他。

李弘成失笑道：“這般高深莫測地望著我，難道我就得承認這事兒是我主使的？”

範閑也笑了起來，他相信這件事情不是對方做的，因為失去範府的支持，對於本來在朝中就無強助的二皇子而言，是一個他不可能承受得起的損失。至少要比栽贓陷害太子所得到的好處...大上太多太多。

範閑好不容易從\*\*坐起身來，丫環扶著他倒了碗水喝，看見門口地人影，他不禁在心底裏咒罵了起來，自己明明受了如此嚴重的傷，卻是訪客不斷，這哪裏是養傷，分明是在受罪。這次來的人卻是陌生人，來人自報身份，原來是監察院第一處的官員，奉旨辦理院務，正在查斟牛欄街的行刺案件，這個案件由於牽扯到朝中官員，加上風傳背後有些言不清道不明的背景，所以一應案宗全部交給了監察院。

“怎麼稱呼？”已有下人給那位監察院官員倒了碗茶，範閑眯著眼看著對方，這是除了上次“勇闖”監察院之外，自己第一次在別的地方看見監察院的官員，監察院的官員似乎身上都有一股子死腐氣息，這個感覺讓範閑再一次地想起了那個天殺的費介老師。

“下官沐鐵。”那名官員唇如薄鐵，麵色深黑，毫無表情地回答道：“前些日子，公子傷重。所以有些問題沒有問清楚，今日

日奉令前來詢問，請公子配合。”

範閑皺皺眉，心想這個官員看來不知道範府與監察院暗中的關係。所以才會如此說話，淡淡道：“我已經倦了，改日再說吧。”

沐鐵似乎有些想不到對方竟然拒絕回答問題，臉色有些難看。

範閑擺擺手，好奇問道：“院裏和刑部的聯名折子都已經遞上去了，還要問什麼呢？”

“有些事情還沒有弄清楚。”這名叫做沐鐵地官員緊緊盯著範閑的雙眼。範閑心頭一動，知道監察院也在懷疑那批箭手的事情，但是來問自己又能有什麼作用？自己在京都裏得罪的不過就是郭保坤，區區文臣之子，斷然不敢和北齊勾結。至於太子那邊...那是自己都無法說出去地事情。

範閑從枕頭下麵掏出費介留給自己的腰牌，扔了過去：“都是自己人，什麼話直接說吧。”

沐鐵身邊的茶水一口沒動。接過牌子看了兩眼，臉色劇變，竟是離座而起，走到範閑的麵前單膝跪了下去，雙拳一抱行禮道：“見過大人。”

看著老老實實跪在麵前的沐大人。範閑一驚，沒有想到這塊牌子竟然有這麼大的作用，他哪裏知道費介留給他的牌子是塊提司牌。是監察院獨立於八大處之外的超然存在，除了院長陳長大人可以直接命令之外，與八大處主辦平級，所以這位沐鐵看見後，難免心中震驚，自然跪下請安。

示意他站起來，範閑皺眉問道：“費大人什麼時候回京？”這是他現在最關心的問題，一是婉兒的身子雖然漸好，但病根卻無法除去。不知道還要熬多久。二來目前京中局勢複雜，五竹叔依然是個鬼魂，父親依然客氣中有著掩飾，自己內心深處無來由信任地費介，卻不在京裏。

聽到這位漂亮的公子哥開口就問費大人，沐鐵確認了對方一定是院裏隱藏極深的大人，像監察院這種特務機構，總是喜歡在京都各府及各部裏發展一些釘子似地人物，很明顯，眼前這位範府的少爺就是其中之一，而且還是位階特別高的那種。沐鐵恭敬回答道：“應該還有些日子。”

“你們查出什麼沒有？”範閑盯著他的雙眼。

沐鐵沉聲應道：“院裏知道消息太遲，所以箭手的屍身已經被全部焚化，最後追查到巡城司，就斷了線索。”

“巡城司？誰管這塊兒？”

“焦子恒。”

“嗯？”

沐鐵抬起頭來看了範閑一眼，有些好奇對方不知道焦子恒地身份，回答道：“應該不是太子的人。”他一看見那塊不可能仿製的腰牌，便斷定了對方地身份，所以說話毫不顧忌，這是監察院的風格，一切的位階森嚴，都隻是在內部起作用。

“你負責這起案子？”範閑好奇地看著他，“幾品官？”“下官七品僉事。”沐鐵微笑著回答道：“隻是個跑腿的。”

“司理理什麼時候能入京？”範閑忽然想到唯一的人證，皺起了眉頭。

“那群人跑的快，現在就算截住了，也要過些日子才能回京都。”

沐鐵望著他，自以為猜到了為什麼會有人與北齊勾結來刺殺眼前這個漂亮公子哥，看來這位公子哥是院裏重點培養的人選。一想到這裏，他心頭一熱，似乎發現了某個可以飛黃騰達的機會，壯著膽子問道：“大人，雖然不知道您在京中具體執辦什麼事務，但您畢竟初入京都，如果有什麼地方需要屬下效力的，請盡管吩咐。”

範閑好奇問道：“那你眼下地事情怎麼辦？”

沐鐵憨憨一笑說道：“可以馬上轉交。院務一向是按階層分等級，以大人的身份，調我來幫忙是很簡單的事情。”

範閑馬上猜道了對方是什麼想法，苦笑說道：“還是免了吧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做什麼，你跟著我平白無故丟了性命，有什麼好處？”

他忽然心頭一黯，想到前些天在牛欄街死去的三名護衛，這幾個護衛從自己入京後便一直跟著自己，自己卻連他們的名字都還沒有記清楚，人卻已經死了。

讓丫環將窗子打開，外麵的天光清風一下子湧進了陰鬱了許久的房間，範閑深吸一口氣，精神一振，決定要做點兒什麼，向這位心熱的監察院官員問道：“院裏有個叫王啟年的吧？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